

名人笔丛书

珍品

山水名胜游

曾煜 编



名人笔丛书（己）

山水名胜游

曾煜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名人笔丛书
——山水名胜游

曾煜 编
贾淑文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4印张 2700000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ISBN 7-206-02543-9
I·120 定价:全八册150.00元

出版说明

本丛书从二十世纪中华浩瀚文海中，精选中华名家巨擘的佳构杰作，妙笔精华汇为一帙。其内容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蚊蝇之微，举凡名人的涉笔成趣之作，诸如写山水名胜、宠物雅品、读书之乐、名人趣事、烟酒茶食、鬼鬼神神、幽默调侃之精品，尽收其中，其可谓：篇篇绝妙好辞，字字玃珠华美！

●人有我有，人无我有。本丛书对二十世纪中华名人名作、妙笔精华，收罗最广，编选最精。如当年林语堂几大弟子之作，一些文名不让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而至今鲜为人知的名人名作，皆可在本丛书中一睹风采。

●体例得当，规模宏大。首推八卷，编排新奇，且每卷皆在二十万字左右，既精致又雅重，改变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册的旧貌。

可枕畔夜读，闲暇翻看；可馈赠亲朋，高雅庄重；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代；可养性怡情，增添品位。

可为有志于散文小品创作者提供最佳范本，亦可满足世纪末的中国人回首往事的怀旧情绪。

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学宝库，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是精品，更是经典。

《名人笔》丛书八卷共收有 100 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

篇散文。其中主要的名作家有：

鲁 迅	林语堂	朱自清	梁启超	张爱玲	李健吾
贾平凹	李大钊	老 舍	方令孺	端木蕻良	
陈独秀	徐懋庸	徐蔚南	周作人	海 戈	叶圣陶
杨 朔	胡 适	周楞伽	许钦文	秦 牧	陈西滢
储安平	柯 灵	徐志摩	廖沫沙	周犁庵	丰子恺
茅 盾	俞平伯	钱歌川	郑振铎	郁达夫	臧克家
刘白羽	梁实秋	许地山	陈子展	沈从文	文载道
谢冰莹	碧 野	庐 隐	曹聚仁	吴伯萧	郭沫若
夏丏尊	施蛰存	李广田	沙 汀	钱钟书	刘海粟
冰 心	聂绀弩	王礼锡	秋 翁	文洁若	梁遇春
陈从周	周瘦鹃	沈启无	柳无忌	朱 湘	罗念生
钟敬文	孙 犁	陈衡哲	缪崇群	章克标	文载道
林 庚	苏雪林	林徽音	邵洵美	吴组缃	靳 以
赵景深	吴秋山	马子华	阿 英	张秀亚	唐 弢
王任叔	夏 衍	吴 晗	苏 青	王了一	徐 讷
谢六逸	王鲁彦	陈西滢	叶灵凤	台静农	祝秀侠
马国亮	陆侃如	潘序祖	老 向		

1.《且说中国人》

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的杂感、随笔和杂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抨击中国人的弱点，揭示中国人性格，描画中国人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文笔或庄重，或辛辣，或委婉，或幽默，或庄谐杂出，或沉痛评说，千姿百态中，却皆显现出一颗拳拳赤子之心……

2. 幽默人生语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中国现代散文

史，曾出现一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他们多以生花妙笔，笑说人间百态，从种种人生情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妙语连珠，词采风趣，读之令人忘忧，令人喷饭，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不可言的境界！

3.《雪夜话读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近百篇美文，看他们各以生花妙笔，谈读书札记，读书的习惯、方法与乐趣，爱书、买书、卖书乃至晒书焚书的苦乐，书林、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轶闻趣事，从书里到书外，娓娓述说中，包含有人间百态，人生甘苦。

4.《山水名胜游》

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听风景不如读风景。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家，足迹遍布海内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兴游尽山水名胜之后，复以生花生色之笔，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亦足不出户而能遍游天下，一举两得，美不胜收。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读这类游记，比亲游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5.《烟酒茶食趣》

烟酒茶食为人生四乐，不论伟人平民皆难以在割舍。本书作者皆为文人名人，更与烟酒茶食为友为兄，且比常人更能体味品尝出其中之味之趣。看他们谈烟之趣，酒之味，茶之品，食之美，人生之乐，尽在其中，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6.《宠物雅品迷》

玩物养性，品赏寄情，都是名士风流。本书的几十篇美文妙文，谈花鸟虫鱼，古玩字画，儿时玩具，乡间野趣，字字有味，笔笔有情，且品味高雅，见识超俗，读之令人留连忘返，不知老之将至！

7.《名人轶事录》

近现代中国的风云际会，涌现出多少文化名人、怪人和狂人，留下多少千古风流轶事。本书中的几十位作者，亦是这时代的名流名人，各以其亲历亲睹，趣说与他们同时代的名人的轶事奇事，龚自珍的好色，辜鸿铭的辫子，弘一法师的出家，徐志摩的奇死……，五光十色，林林总总，情趣盎然，目不暇接。是野史，是笔记，是史海钩沉，更是记人记事的散文精品。

8.《聊侃鬼与神》

人间本无鬼，但为何古往今来人多乐谈之？本书中的文化名人，生在现代，懂得科学，明知无鬼，却乐于谈鬼说神，此无它，不过借鬼神以谈人生，以谈文化，在对鬼神的叙说中透出是浓浓的人间情怀。几十篇小品文章，皆属妙笔生花的“姑妄言之”，我们正乐得权把它当作美文欣赏，“姑妄读之”，皆大欢喜，岂有他哉！

目 录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8)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16)
故都的秋	郁达夫 (25)
扬州旧梦寄语堂	郁达夫 (29)
雁荡山的秋月	郁达夫 (36)
想北平	老舍 (47)
大明湖之春	老舍 (51)
五月的青岛	老舍 (55)
春游颐和园	沈从文 (58)
忆卢沟桥	许地山 (67)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 (72)
丑西湖 ^①	徐志摩 (75)
天目山中笔记	徐志摩 (81)

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 (87)
云冈	郑振铎 (91)
旅晋五记	施蛰存 (112)
绿	朱自清 (12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124)
扬州的夏日	朱自清 (134)
潭柘寺 戒坛寺	朱自清 (138)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143)
琅琊山游记	方令孺 (149)
在山阴道上	方令孺 (158)
山阴道上	徐蔚南 (164)
游了三个湖	叶圣陶 (167)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叶圣陶 (175)
西湖十景今昔	许钦文 (180)
峨眉山上的景物	许钦文 (187)
越王台畔	
——龙山杂记之五	柯 灵 (195)
西安访古记	钱歌川 (199)
巴山夜雨	钱歌川 (209)
孔庙·孔府·孔林	
——曲阜三日游感印	臧克家 (218)
观潮	陈子展 (224)
独秀峰	
——桂林游记之一	谢冰莹 (231)
华山游记	谢冰莹 (235)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萧 (252)
莫愁湖	黄 裳 (256)
金陵杂记	黄 裳 (263)
湘行二记	汪曾祺 (268)
岳阳楼记	汪曾祺 (274)
杜甫草堂·三苏祠·升庵祠 ...	汪曾祺 (279)
香山碧云寺漫记	端木蕻良 (282)
在长城上	叶君健 (289)
社稷坛抒情	秦 牧 (293)
香山红叶	杨 朔 (301)
黄山记	徐 迟 (305)
庐山面目	
——庐山游记之一	丰子恺 (313)
桂林山水	方 纪 (319)
长江三日	刘白羽 (329)
华山谈险	黄苗子 (340)
天山景物记	碧 野 (350)
飞雪崖	郭沫若 (359)
花潮	李广田 (366)
逛东陵	
——漫步在乾隆和慈禧	
的坟头上	秦 牧 (371)
香溪	
——三峡纪行之二	菡 子 (383)
我所知道的康桥 ^①	徐志摩 (388)

翡冷翠 ^① 山居闲话	徐志摩 (400)
登富士山	凌淑华 (404)
水乡威尼斯	钱歌川 (416)
瑞士山水	钱歌川 (421)
尼加拉瀑布	梁实秋 (429)
莱因河	朱自清 (432)
多变的莱梦湖	刘海粟 (435)
谈牛津	林语堂 (443)
游梵尔赛宫	刘海粟 (451)
卢森堡博物院	
——芳登波罗宫	郑振铎 (465)
罗马游简	李健吾 (472)
滂卑故城	朱自清 (490)
斗兽场	
——君士坦丁帝凯旋门	
加拉加拉共同浴场	
——地下教堂	刘海粟 (495)
大伽蓝圣彼得——梵谛刚教皇宫	
——西施庭教堂	刘海粟 (502)
绿色的“南美巴黎” ^①	柯 灵 (516)
开罗短游	王礼锡 (521)
威尼斯	朱自清 (529)
维也纳之春	
——维也纳素描之一	思 慕 (534)
悉尼红灯区的夜晚和清晨 ^① ...	袁 鹰 (539)

俞平伯

陶然亭的雪

小 引

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滨草草营巢，暂止飘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学黄叶们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响了。老实说，近来时序的迁流，无非逼我换了几回衣裳；把夹衣叠起，把棉衣抖开，这就是秋尽冬来的惟一大事。至于秋之为秋，冬之为冬，我之为我，一切之为一切，固依然自若，并非可叹可悲可怜可喜的意味，而且连那些意味的残痕也觉无从觅哩。千条万派活跃的流程似全然消释于无何有之乡土，剩下“漠然”这么一味来相伴了。看看窗外酿雪的彤云，倒活画出我那潦倒的影儿一个。像这样暗哑无声的蠢然一物，除血脉呼吸的轻颤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真再好没有了。有人说，这不是

静止——静止是没有的——是均衡的动，如两匹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异于比肩站着的石马。但这些问题虽另有人耐烦去想，而我则岂其人呢。所以于我顶顶合式，莫如学那冬晚的停云。（你听见它说过话吗？）无如编辑《星海》的朋友们逼我饶舌。我将怎样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个光景下，令我追忆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冬晚，有银花纸糊裱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绰约的纸窗，一半已烬一半还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炉火，还有墙外边三两声的担子吆喝。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彤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独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当我听见廓落的院子里有脚步声，一会儿必要跟着“砰”关风门了，或者“砣搭”下帘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紧的风在走道的人颈旁拂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的走。如此，类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忆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姝丽了，至少也可以使惯住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名说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念的冬之黄昏啊。有人说，“这岂不将钩惹我们的迟暮之感？”真的！——可是，咱们谁又是专喝蜜水的人呢。

总是冬天罢，（谁要你说？）年月日是忘怀了。读者

们想决不屑介意于此琐琐的，所以忘怀倒也没要紧。那天是雪后的下午。我其时住在东华门侧一条曲折的小胡同里，而G君所居更偏东些。我们雇了两辆“胶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车只雇到前门外大外郎营。（从东城至陶然亭路很远，冒雪雇车很不便。）车轮咯咯吱吱的切碾着白雪，留下凹纹的平行线，我们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门东，渐逼近车马纷填，兀然在目的前门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儿泥泞，一半儿雪了。幸而北风还时时吹下一阵雪珠，蒙络那一切，正如疏朗冥濛的银雾。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面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时，人家庭院里还堆着与土同色的雪，结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檐漏的滴搭，不终朝而消尽了。

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炫眼的雪光愈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清旷莹明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耽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塚，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窑台。我不禁连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①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的那么想。

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们踟躅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藏在里边罢？

到拾级而登时，已确信所测不误了。然踏穿了内外

① 唐李白《清平》调中语。

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幸而上面挂着的一方匾；否则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还是疑问，岂非是个笑话。江亭无亭，这样的名实乖违，总使我们怅然若失。我来时是这样预期的，一座四望极目的危亭，无碍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沸之中，浅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所习见而不一见的，则已往的名流觞咏，想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时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羽，任意地飞集到我们的粗呢氅衣上。趁它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即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题壁字，”^① 来来回回的循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呢。看看咱们能拾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② 一样的句子被传诵着罢。然而竟终于不见！可证“一蟹不如一蟹”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幸而觅得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卅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

在曲折廓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递来琅琅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的。它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房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尽可以使我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并可

① 宋周邦彦《清真》集中《浣溪沙》句。

② 我父亲从前在陶然亭见的雪珊女史的题壁诗：“柳色在山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字，只怕流莺不解听。”

以减轻北风的尖冷，抚慰素雪的飘零。换一句干脆点的话，就是在清冷双绝的况味中，它恰好给喝了一点热热酽酽的东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将凝的，都软洋洋弹着腰肢不自支持了。

书声还正琅琅然呢。我们寻诗的闲趣被窥人的热念给岔开了。从回廊下趑过去，两明一暗的三间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时尚未近黄昏；惟云天密吻，酿雪意的浓酣，阡陌明胸，积雪痕的寒皎，似乎全与迟暮合缘，催着黄昏快些来罢。至屋内的陈设，人物的须眉，已尽随年月日时的迁移，送进茫茫昧昧的乡土，在此也只好从缺。几个较鲜明的印象，尚可片片掇拾以告诸君的，是厚的棉门帘一个；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黄色的《孟子》一册，上有银硃圈点，正翻到《离娄》篇首；照例还有白灰泥炉一个，高高的火苗窜着；以外……“算了罢，你不要在这儿写哟！”

游览必终之以大嚼，是我们的惯例，这里边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姊姊说过，“咱们以后不用说逛什么地方，老实说吃什么地方好了。”她虽付之一笑，却不斥我为胡闹，可见中非无故了。我且曾以之问过吾师。吾师说得尤妙，“好吃是文人的天性，”这更令我不便追问下去。因为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还要求它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学家说到电子，心理学家说到本能，生机哲学者说到什么“隐得而希”……

闲言少表。天性既不许有例外，谈到白雪，自然会归到一条条的白面上去。不过这种说法是很辱没胜地

的，且有点文不对题。所以在江亭中吃的素面，只好割爱不谈。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风呜呜的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鸟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华，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悄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桠桠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或者要归功于我的近视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惟有背后已热的瓶笙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异品；然依昔人所谓“蝉噪林逾静”^①的静这种诠释，它虽努力思与岑寂绝缘终久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惟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烬的赤灰不致以内炎而重生烟焰；故未全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烦高谈妙谛，只当咱们清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悬谈了。闲闲的意想，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吾

^① 北齐《颜氏家训》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又宋辛弃疾《稼轩词》中《祝英台近》序中也有这一段故事。